

蘭

軒

集

六



謄錄監生臣龍舜耕
謄錄監生臣孫永治

詳校官中書
臣羅錦森

侍讀
臣孫球覆勘

謄錄貢生臣吳士英
謄錄監生臣雷琳

欽定四庫全書

蘭軒集卷十三

元 王旭 撰

記

碭山重修宣聖大成殿記

至元甲午歲新天子既即位首頒明詔於天下以興學
養士修理文廟為言於是碭邑之弦歌方盛而宣聖大
成殿適以霖雨壞官吏震驚莫敢寧處即合謀改作
而大新之邑人聞者莫不欣然願有以自效蓋舊殿板

堂三間規制弗宏無以恢一方瞻仰之意今改而為五
明瑠璃轉角之制侈大宏麗巍峩輪奐其於聖人之宮
甚相稱也邑人之喜豈非有以合乎心之同然者歟鳩
工於甲午之孟冬落成於乙未之仲春及厨庫各三楹
亦次第而俱新於是耆老士夫從其官吏會集庭下拜
且言曰恭惟夫子之道廣大若天地昭明如日月顧此
區區一殿之廣狹高下豈足為增損哉然世道人心則
於是乎卜也方今釋老之宮遍天下一小邑不下數十

區其壯麗邦君之居不若也而宣聖祠廟州邑闔境數百里唯一設耳往往卑陋而不彼若圯壞而不時修噫世道之消長人心之邪正亦可知矣然則我邑賢侯今日之舉非惟無負於聖詔其為世道人心計亦可謂切矣使天下之為政者皆知抑彼而崇此如侯之用心則斯文其有不振學校其有不興而人才其有不盛者乎某時方叨講席目擊其事衆謂某盍記之因不辭而書庶俾來者有所考而繼厥志焉侯蔣氏諱恕平陰人其

協謀同志者皆勒石以誌久遠茲不詳載

環溪記

泰山陳君魯彥有別業曰環溪在郡城之西六七里丁酉季春嘗置酒邀余往遊焉有草堂三間西臨古溪堂前地可四十畝肥而平植諸果後可半畝皆花卉錯蒔坐定余謂君曰所謂環溪者此邪水泉安在君笑而起導余下溪岸十餘步得泉一泓長數尋中浮小荷如錢北而西其泉漸多或淺或深或廣或狹澄碧不流有魚

出沒可觀君方種柳數百株溪所環地可十畝宜稻時
大旱澗谷皆涸而此溪如是他時可知也歸堂上舉酒
屬君而言曰夫有山恒患於無泉有泉恒患於無土今
君仰高俯清而宅膏腴可謂得其勝矣雖然君之心將
不止於是也蓋因高之仰而景行之是行則吾仁當日
進因清之俯而心源之是澄則吾智當日明因膏腴之
宅而道德精華之是擷則吾之業當日廣如此則人因
地而益高地因人而益勝矣但恐天爵修而人爵至不

得久為環溪之主奈何君因大笑酌酒酬予而歌曰環
溪之山兮神且靈環溪之水兮甘以清環溪之土兮沃
而平卜吾居兮樂吾生終逍遙兮謝浮名歌罷更酌大
醉而返

省齋記

袁君善慶以省名齋而求記於余余曰魯論載曾氏三
省之說子之命名得非有取於斯乎請為子申其說昔
者聖人設教於洙泗之上學者甚衆唯顏氏為庶幾顏

之後得其傳者曾氏一人而已然考之當時四科不與而聖人亦嘗以魯許之其所以過人者奚在也蓋忠信傳習乃所以誠身而明善此聖學之要而曾氏之所獨得者何為曾氏之獨得而他人之不得耶蓋存心與不存心之異耳心之所以存者其省之之功乎省者反求而詳察之謂也豈特曾氏為然哉屢省乃成帝舜所以保其治內省不疚夫子所以無其憂聖人猶且從事於此况學者可不用力於斯歟袁君鯨川之秀也謹於修

身而篤於為學觀名齋之義則不待退省其私而可以
知務內進德之實矣故余告以聖賢之省用廣其志

流芳堂記

至元己丑冬余寓於鄆既為太守宋公銘其先人總管
勲德之碑而知其家世由來之盛他日復以燕居之堂
請余名而記之余既名之以流芳而值余將歸其記未
暇作也今日還家偶閱晉史至桓溫有大丈夫不能流
芳百世亦當遺臭萬年之語因掩書而嘆曰芳可流臭

可遺乎是蓋姦雄一時之言而非其志之所存也及觀
其終則彼身既不免為跋扈之臣而其子玄又以僭逆
致敗果無芳之可流而臭之遺者將不止於萬年矣異
哉何其言之應而如是耶蓋有是言即有是心心即天
也禍福感應之源也一念之善善即應之一念之惡惡
亦從焉使桓溫果以流芳百世為心則忠勲盡節子孫
效之與國咸休永世無窮而芳之流者亦將不止於百
世矣惜夫溫之心乎彼而不心乎此也因念昔與宋公

名堂本取德厚流芳之意云爾而今乃與溫之言合然
溫之心期於遺臭而既已如其所欲矣今宋公自祖及
孫佩金符者三世好賢喜施種德不衰觀之天理其興
蓋未艾也使自今已往子孫相承胥以公之心為心益
深其源益培其根則人之所欲天必從之而流芳百世
獨不能如其所欲乎又恨去公之遠而不得共論此意
也言未畢聞剥啄聲開戶視之則宋公之俾來徵記者
也余即不暇別作因書以授之

止齋記

予一日講授之暇逍遙曳杖過李君簡卿之家見其新
闢一室雖不甚寬而虛明可愛坐既定因言及古今之
治亂人事之得失世途之幽險仕宦之艱危意悄然有
所不樂君嘆曰吾聞之適野者途窮而返駕游川者風
浪而停舟君子之道亦行其所當行而止於其所不可
不止而已苟於其所當止而妄行焉則悔吝生而憂患
至矣吾平生賦性疎懶不喜奔馳每思日用之暇閉門

却掃焚香默坐消遣世慮使此心如古井之水未之能得也昨因觀大學知止之章而有默會於予心者今欲以止名吾齋而請予記之可乎予曰可然此乃予之所宜稱而非君之事也蓋嘗勞於旅者然後安在家之貧常厄於饑者然後甘藜羹之味昔予以親老家貧之故急於甘旨之奉而不知富貴貧窮之有命僂僂狂走陵險阻冒風霜首尾十年南北萬里終無益焉惟其久勞於動也是以思其靜惟其久厭於行也是以願其止今